

陆游的立冬感言

妙如

陆游,字放翁,出生名门望族,因与当朝权贵主张相左,一直备受挤压。60岁,他罢官回乡,在山阴农村赋闲二十余年。诗人为官清廉,古稀之年,处陋巷、历严寒,却能心向光芒。

1198年农历十月,73岁的陆游挥笔而就《立冬日作》:“室小才容膝,墙低仅及肩。方过授衣月,又遇始裘天。寸积篝炉炭,铢称布被绵。平生师陋巷,随处一欣然。”全诗对仗工整而不落纤巧,新奇却不至雕琢。作者开篇用“容膝”“及肩”烘托墙屋的低小,与冬天的宏阔形成反衬。再以服装过渡,从“授衣”到“裘衣”,将暮秋自然衔接到初冬,一个“始”字则点明了立冬节气。木炭、棉被之类的取暖用物,以“寸、铢”言极少,意指生活艰辛。然而作者并不自怨自艾,笔锋一转,抒发愿以颜回为榜样,安贫乐道的决心。

万物蛰伏,快乐却可以自寻。《今年立冬后菊方盛开小饮》是陆游冬日田园生活的代表作。这首七言律诗以左手提折叠椅,右手拿酒壶,伫立田边的老翁形象开篇。“胡床移就菊花畦,饮具酸寒手自携。野实似丹仍似漆,村醪如蜜复如齑。”尚未凋谢的



雀立秋枝 汤青 摄

满地菊花,山间黑红的野果,驱寒的甜辣酿酒,人物、植物粉墨登场以后,终于轮到动物了。诗人用香气开路。“传芳那解烹羊脚,破戒犹惭擘蟹脐。一醉又驱黄犊出,冬晴正要饱耕犁。”烤羊腿比较香,螃蟹解馋也不赖,放翁因此破了戒,喝醉后还牵着黄牛犊出门,趁着晴冬为春耕做些准备。

万物蛰伏的冬季,总会有例外,善于观察、善于寻找,美就会被发现。观黄花、品美味、酌小酒、驱犊牛,这在陆游笔下,如一幅动态的画卷,细细品味,便能感同身受冬日的田园乐趣。

好景不再,知足便能常乐。一首《初冬》,惊艳唯美、耐人寻味:“平生诗句领流光,绝爱初冬万瓦霜。

枫叶欲残看愈好,梅花未动意先香。暮年自适何妨退,短景无营亦自长。况有小儿同此趣,一窗相对弄朱黄。”

陆游一生笔耕不辍,著述无数,首句表达自己喜欢诗词,再用“绝爱”二字,直截了当道出“最爱”,即冬季千家万户屋顶上凝结的冰霜。接下来作者紧扣主题,冬日的典型代表,在作者笔下体现出高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。枫叶在雨雪中已经凋残,诗人却说“欲残看愈好”,通过辩证角度,揭示万事万物都无法完美;梅花尚未开放,放翁已采用通感手法,引领读者“意先动”,幽香四溢的梅花场景自然浮现于脑海中。颈联作者交代自己已是白发之人,虽功名未就,但需任运随缘。结尾处“况有小儿同此趣,一窗相对弄朱黄”,用天伦之乐,揭示“世间好物不坚牢,珍惜当下便是福”的真理。

冬天虽然寒冷、收敛、凋零,但在陆游平易流畅的诗风下却自成高格,字里行间蕴含着恬淡和豁达,展现了静谧的温暖,散发出长途跋涉后的返璞归真。指尖划过历史,诗影绰约,我们随陆放翁一起入冬。

萍聚的善意

甘武进

整理旧书籍。我翻开那本多年前的金庸小说《笑傲江湖》,一行娟秀的小字出现在我的眼前。那是一个女孩的手迹,也是她的家庭住址。我的手指轻轻从那些字上滑过,多年前的那一幕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1994年8月,在深圳宝安打工的我收到了一封电报:“你被师范学校录取,速回家。”落款是我的同学兼好友远雄。一个多月的打工生活,差点泯灭了我所有的梦想。当我收到那封电报时,几乎喜极而泣。

在广州火车站,排队好久,我才买到了一张到家乡安陆的火车票。离火车出发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,我只能在广场上候车。广场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,广播里反复播放着、提醒着:“注意安全,小心财物。”看着身边那些陌生的人群,我把车票和钱包一起放进背包内,找了个靠近通道的位置坐了下来。

为了打发时间,我拿出金庸的小说《笑傲江湖》看了起来。刚看了几页,过来四个拿着行李的女孩,在我旁边坐了下来。听她们谈话的口音,跟我的家乡话差不多。其中一个清秀的女孩也拿了本书在看,巧的是她看的那本书居然也是金庸的《笑傲江湖》。我和她对视一下,都笑了,也算是打了个招呼吧。

我沉浸在任盈盈对令狐冲的爱恋里。然而,当我回头看看身边的背包时,骤然间出了一身冷汗:背包竟然不见了!我的返乡火车票、我的钱包、我的衣服全部看不到了!剩下的,只有我手中的那本《笑傲江湖》!我呆若木鸡,脑中嗡嗡作响:我该怎么办?我抬起头,目光急切地向四周看过去——

当然找不到了!

我头上的汗水流了下来。女孩抬起手,看到我着急的样子,问:“怎么回事了?”“我的背包被偷了,车票、钱包都没有了。”我说。“听你口音,你是安陆人吧?我是相邻的大悟的,我也坐火车回老家。”听她这样一说,我心中涌起一丝暖意,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。“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了,我可以借钱给你去买票。”她的声音清脆悦耳,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表达。

我看到她跟其他几个女孩低声说了几句话,然后去了洗手间。出来的时候,她把100元钱递给了我:“你去买票吧,看看我们能不能乘坐同一个车次,如果可以我们车上见。”遗憾的是,同一个车次的票已经没有了。我只能满怀感激地看着她和同伴们进入候车大厅,看着她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匆匆忙忙的人流之中。

分别之时,我翻开我的《笑傲江湖》,在书页的空白处,强烈要求她写下的她的家乡地址和她的名字,于是就有了那行娟秀的小字:“大悟县新城镇……”我想:我一定要把钱还给她,有机会的话我也应该与她见个面,当面再次感谢她……后来,我去孝感读书。她再次南下打工。数次书信后,由于彼此工作的变动,最终我们失联了。

多年来,我会偶尔想起那个场景,那段经历。当时,如果没有那个陌生女孩善意的举动,我无法想象我今后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。幸好,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那个女孩如天使般出现了。

又见菊花开

金媛媛

气肃而凝,露结为霜,节气已是霜降。气象学上将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叫“早霜”,也叫“菊花霜”。

这是一个安详恬静的季节,天空高远,白云如棉,落叶轻舞飞扬。秋日的县城显得洁净而宁谧,风轻柔得刚好,阳光温煦得刚好,纷纭的往事在心里沉淀得刚好。那些远去的如隔群山的岁月,你闭上眼,仿佛就停留在昨天。老屋院门外那低矮的灌木丛上小白蝶还在飞舞,不远处的树林边一丛明黄的野菊秋风中正轻轻摇曳。

四时俱可喜,最好是新秋。如果秋天有灵魂,如果灵魂有香气,那一定是菊花的香韵。童年的乡野,每到深秋总能看到一丛丛野菊,它们像一群天真无邪居尘嚣之外的孩童,天真烂漫地开在疏篱,开在柴门小院,开在老屋近旁的林边小径。清瘦的枝,细致的瓣,浓郁的香。

“黄色的花淡雅,白色的花高洁,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,泼泼洒洒,秋风中正开得烂漫。”这是史铁生在散文《秋天的怀念》里描写的菊花,那绽放的菊花像极了母亲坚韧却毫不张扬的爱。那不是“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”,她懂得儿子心里的苦闷,只是那时“他被命运击昏了头,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,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到母亲那总是要加倍的”。对母亲的怀念,让史铁生自省,让他重新点燃希望想要“好好儿活”。是母亲教会他爱生活,教他爱别人胜过爱自己,是这爱给了他跟命

运抗争的勇气,让他有足够的柴薪,去对抗生命中那些最冷酷的寒夜。

2016年的夏天,我第一次阅读《我与地坛》,继而陆续看完了史铁生所有的文集。他不同寻常的命运让那些文字始终透着一种苍凉的孤独,却又蕴藏着善良和希望。这些年,他的文字陪我走过孤独,走过困惑,那些我说不出的叹息他都替我说了。光阴流转,他以地坛公园为载体发出的对人生对生命的追问愈发隽永,他的“奶奶的星星”依然闪耀在夜空,那黄土高原上“遥远的清平湾”如同故乡一样令我时常向往。

一号路的栾树结果了,鹅黄、青绿与粉红相间,秋风中摇动满树的“小灯笼”。我想起史铁生笔下那个在栾树下唧唧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的小姑娘,那个漂亮却有智力障碍的孩子。何处合成愁?离人心上秋。一首《菊花台》将花已向晚即将飘零的惆怅唱到极致。秋心拆两半,一夜惆怅如此委婉。一朵菊花的盛开和凋谢,一段爱情的甜蜜与厌倦,一世亲情的悲欢和离合,一生太短,那些细枝末节都理应用心去爱。

